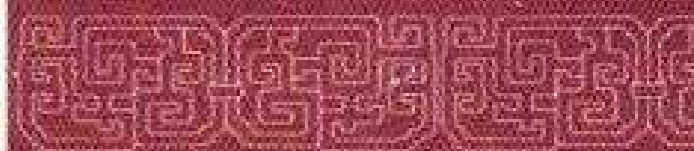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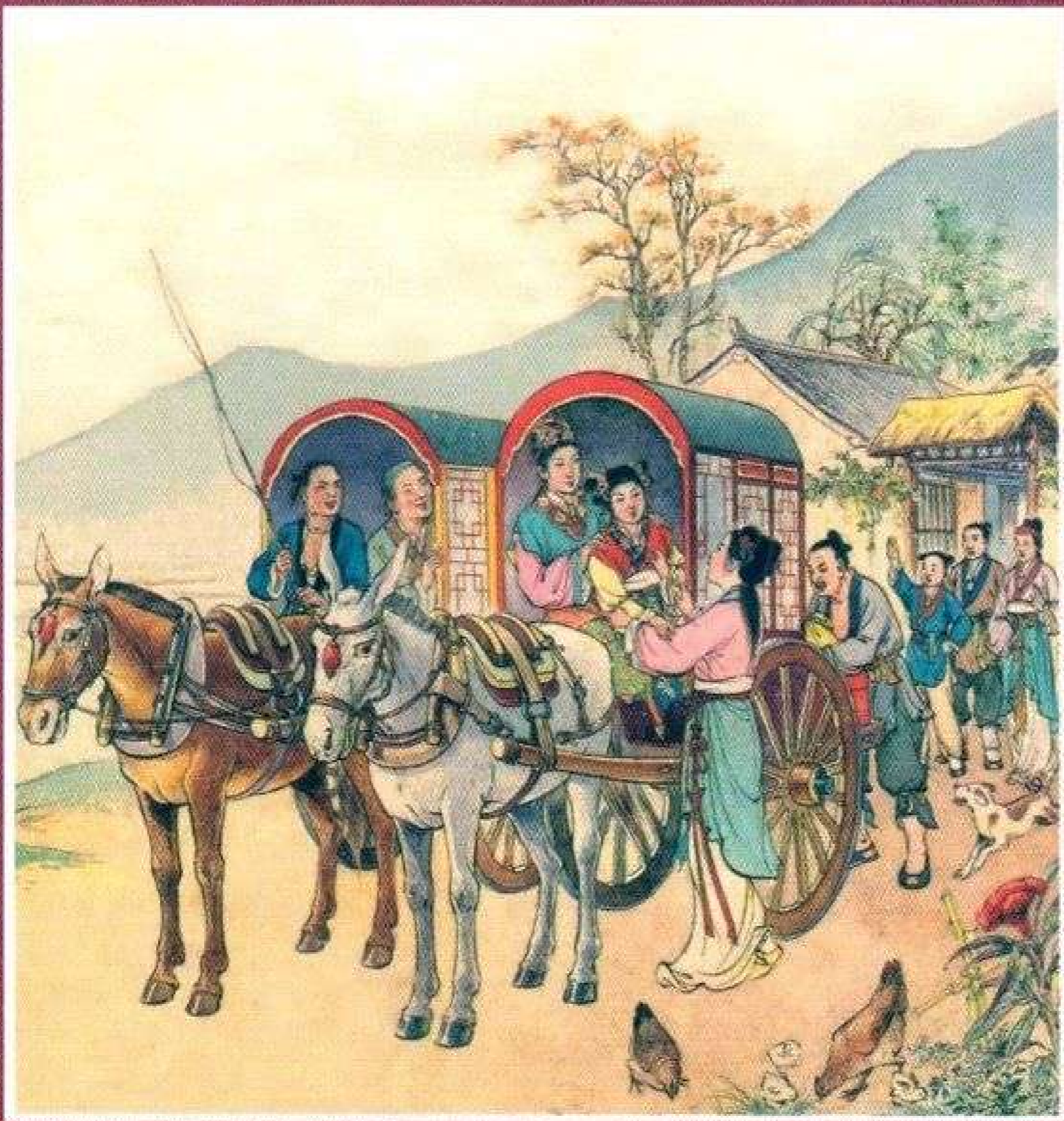


劉老老救巧姐



红楼梦之十七

# 劉老老救巧姐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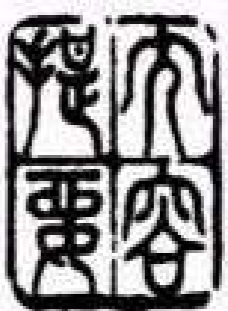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张令涛 胡若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巧姐是王熙凤的独生女，巧姐的名字就是刘老老给取的。

贾府被查抄以后，凤姐羞惭成病。她知道自己为人刻薄，树敌太多，将来巧姐势必遭人报复。因此，临死之际，嘱托刘老老照应巧姐。

王熙凤一死，贾环便勾结贾芸、贾蔷和王仁，依邢夫人做靠山，趁贾琏出门，阴谋把巧姐卖给藩王做妾。王夫人柔弱寡断，想不出挽救的主意。恰巧刘老老来贾府探望，知道这事以后，带巧姐出逃，避匿乡间。巧姐这才没有遭到毒手。

贾琏自从娶了凤姐，多年没有生育，这一年，凤姐怀孕，生下一个女儿来。夫妇两个欢喜得什么似的，给女儿题个奶名叫大姐。



凤姐对大姐疼爱异常，百般爱护。可是爱护得不得法，大姐反而时常生病。一天，大姐忽然不要吃奶，浑身发热。凤姐着慌，忙请医生进来诊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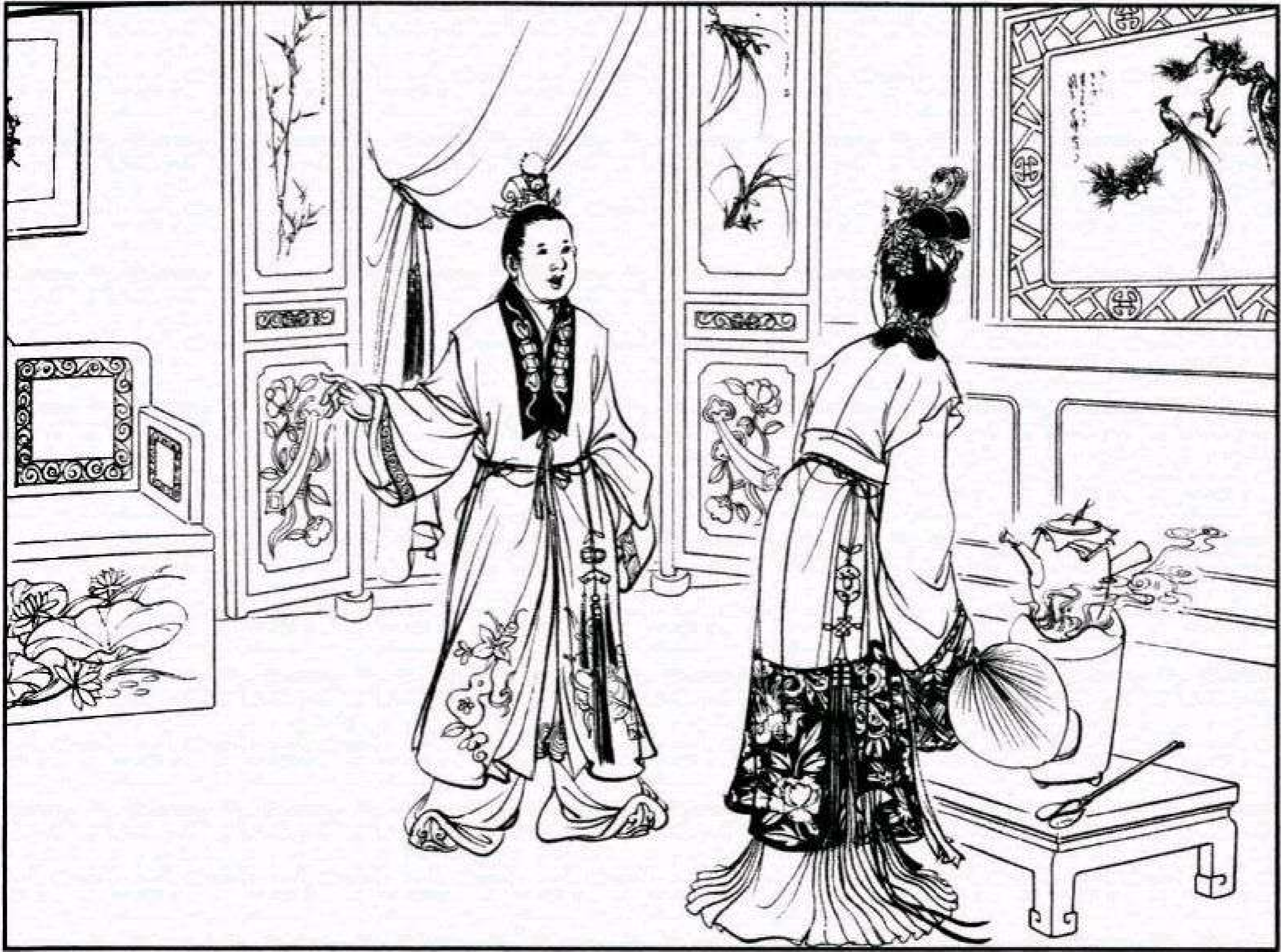
医生看了一会，说道：『姐儿的病是惊风，症虽险，病势却还顺利。』那医生开了方子，告辞回去。凤姐听说是个险症，顿时忙乱起来。



一时，贾母叫邢夫人、王夫人来问大姐的病。凤姐煎汤熬药，又要应酬探望的人，正忙不过来，忽见赵姨娘的儿子贾环闯进来了。



贾环对凤姐说：『二嫂，你们大姐怎样了，妈叫我来瞧瞧。』那贾环一向受人歧视，凤姐更嫌他母子两个地位卑下，常存欺凌之心。





凤姐敷衍贾环说：「姐儿已好些了，多谢你妈想着。」那贾环嘴里跟凤姐说话，却只管东瞧西摸，一刻不停。谁知转身之间，不提防把药罐带翻了。



贾环猛见药罐倒翻，自知闯祸，拔脚就跑。凤姐气得火星直冒，追上去骂：『娼妇才生这样的下流坯来。大姐儿就是死了，也不用你们来关心！』



贾环回去告诉了赵姨娘。赵姨娘虽然恨凤姐，却只好骂着贾环出气。贾环急得乱嚷道：『她也骂我，你也骂我。看我迟早结果了那小丫头的命！』



凤姐这边一连忙了十多天，大姐的病才好起来。这天，凤姐正打算到庙里给大姐烧香还愿，只见丫头来回：『刘老老来了。』凤姐便说：『快请她进来。』



这刘老老是凤姐远亲，因为年老风趣，荣国府上下都喜欢她，所以常来走动。刘老老向凤姐请了安，说道：『姐儿这两天想已大好了。』



凤姐笑道：『多谢老老关心，大概已不妨事了。』  
凤姐又道：『我们大姐时常有病，真叫我担心。老老，你见识广，经验多，可知道是什么缘故？』



刘老老答道：「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，经不起一点儿风浪；再则小孩儿过于宝贝了也不是事，以后奶奶倒是少疼她些就好了。」



凤姐道：『我想起来了，她还没有名字，你就给她起一个。一则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不怕你恼，庄稼人到底贫苦些，你给她起个名字，反而压得住呢。』





刘老老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『不知姐姐儿是几时养的？』凤姐道：『可巧是七月初七。』刘老老忙笑道：『这再巧也没有，就叫「巧姐」好了。』



凤姐心里欢喜，一面向刘老老道谢，一面向平儿道：『等会儿我有事，你把送老老的东西快打点了，省得我操心。』刘老老谢了凤姐，辞别回去。



转眼已过了十年。那天，宝玉到贾母房中，只见凤姐那边的奶妈、丫头带着巧姐，过来给贾母请安。巧姐说：『我妈妈先叫我过来，她等一会就来。』



贾母笑着，抚慰巧姐道：『好孩子，你二叔叔在这里，快给二叔叔请安。』巧姐便向宝玉请安，宝玉也问了一声：『姐姐好？』



巧姐道：「昨晚听见我妈妈说，要请二叔叔去说话。」宝玉道：「说什么？」巧姐道：「我妈妈说我识了几年字，不知道我熟不熟，要请二叔叔抽空给我理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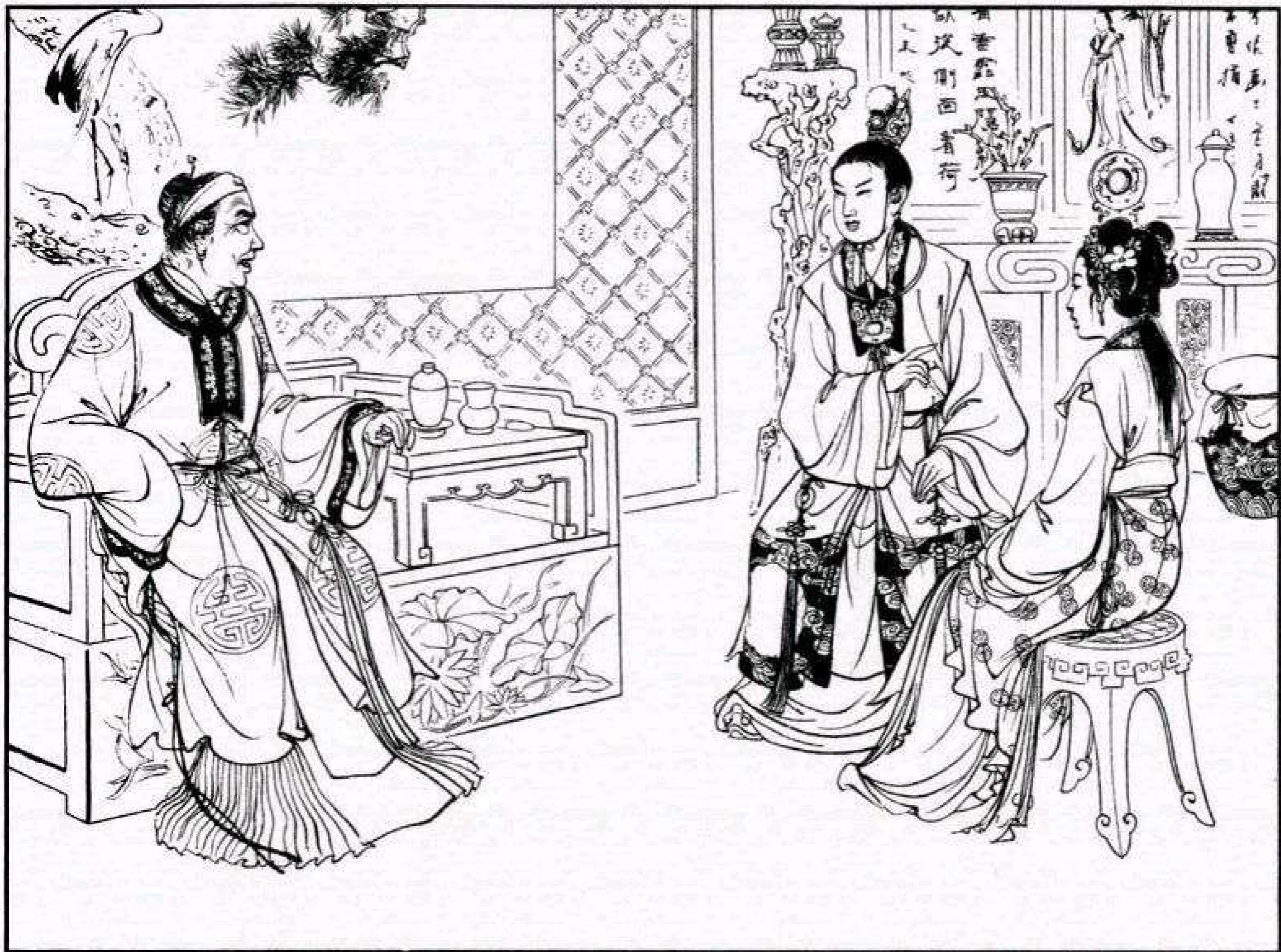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道：「你识了多少字了？」巧姐道：「识了两千多，念了一本《女孝经》，一本《烈女传》。」宝玉道：「你全懂吗？要是不懂，我来讲给你听。」



贾母道：『这才对呢，做叔叔的该教教侄女儿。』  
宝玉听贾母说了，便把木兰从军、曹娥投江救父等故  
事讲给巧姐听，巧姐一一领会。



宝玉见巧姐乖觉聪明，十分喜欢，向贾母笑道：『我瞧大姐儿模样既好，又是这等聪明，只怕将来比凤姐还强呢，何况又比她妈识得字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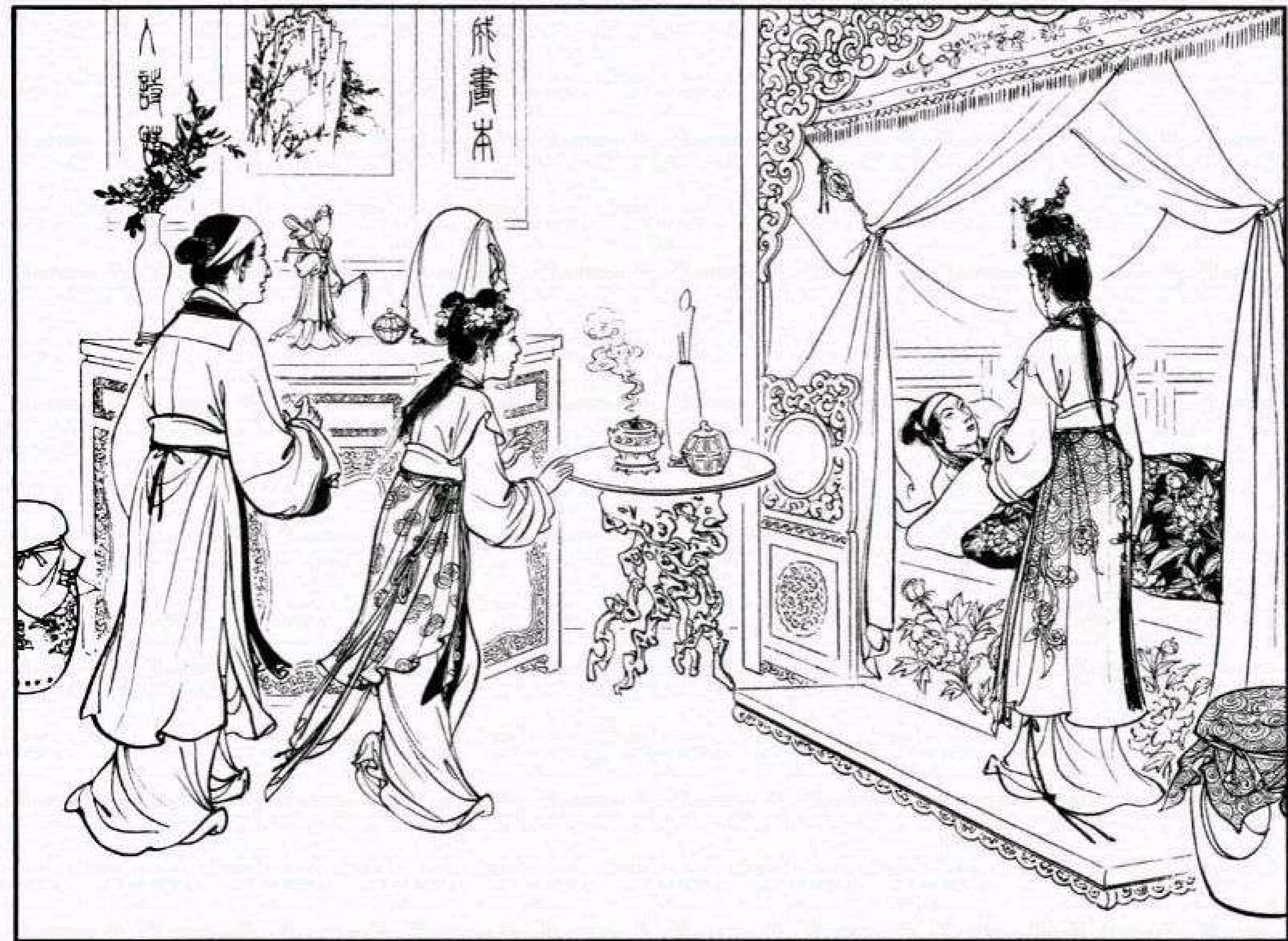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母默默了一会，说道：「那凤丫头倒是太聪明了，凡事太逞强好胜。但望这孩子别学她母亲。女孩儿家识些字果然好，只是女工针线也是要紧的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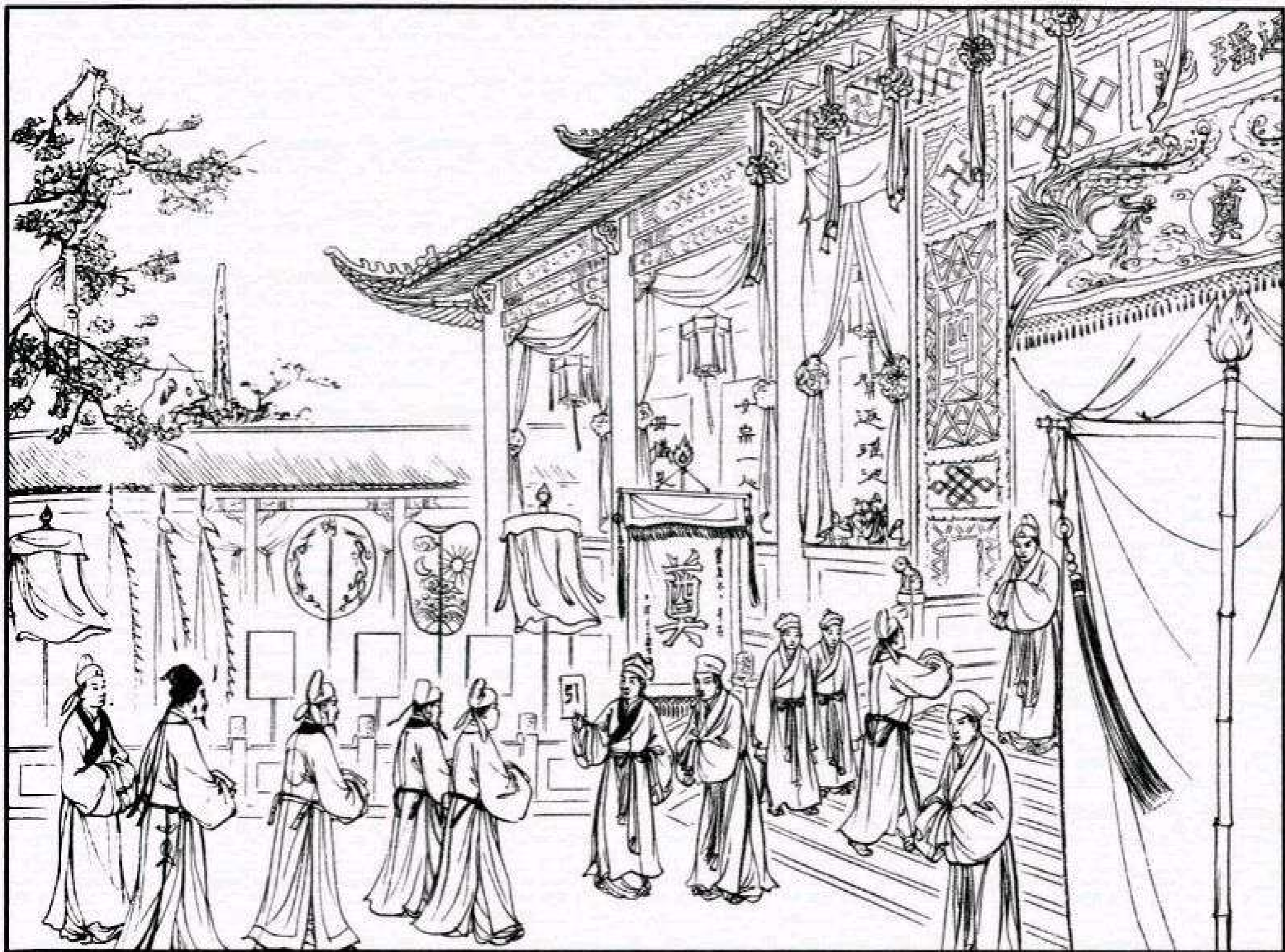
巧姐左等右等，凤姐还是不来，便向贾母告辞。原来凤姐连日操劳，心里又有许多不顺遂的事情，两下交迫，竟支撑不住，生起病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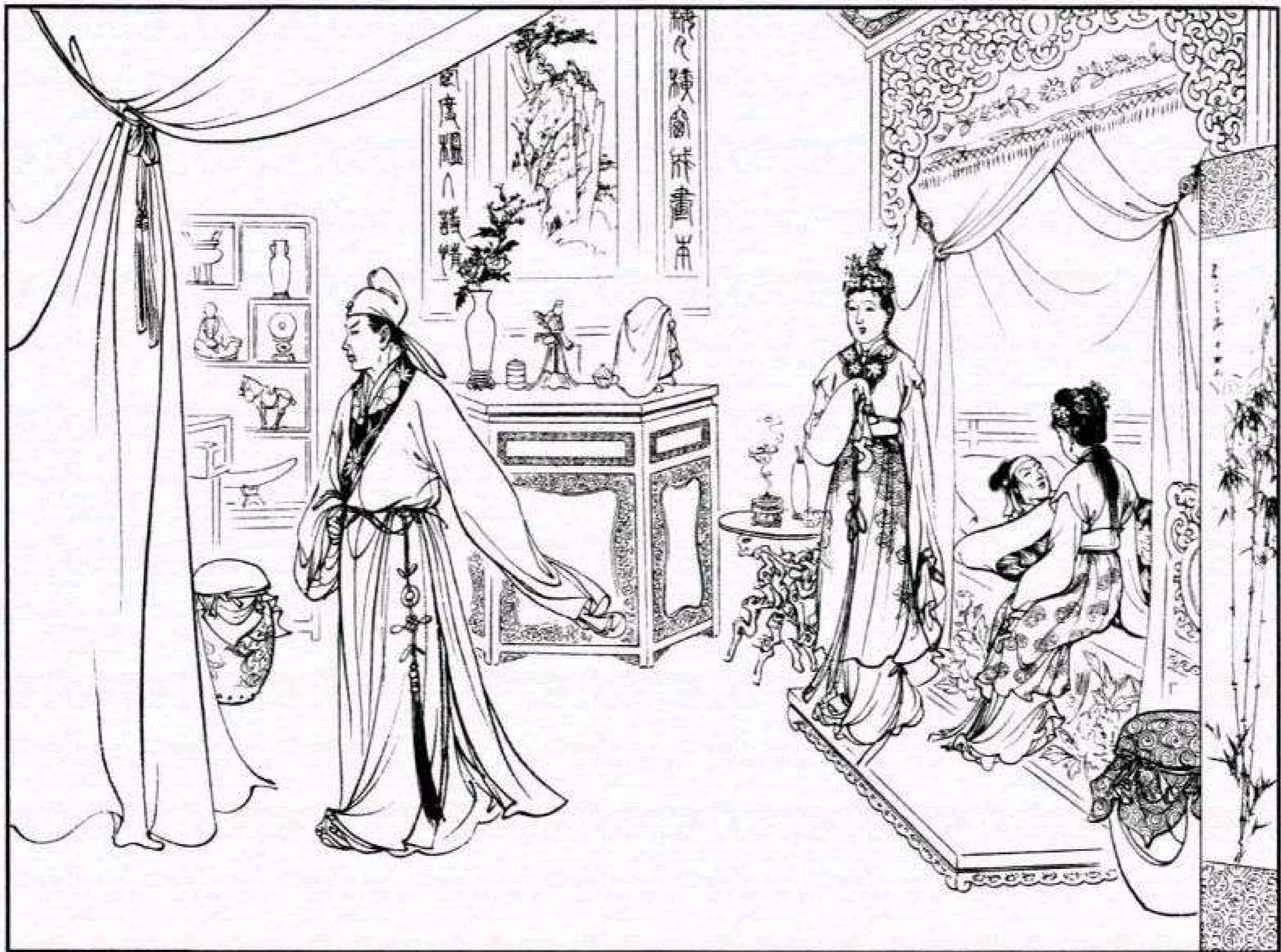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凤姐一病倒，荣国府便接连发生变故。先是朝廷下旨查抄贾府，连带把凤姐历年克扣、盘剥所得的私蓄六七万金，也一起抄了去。



接着贾母逝世，大观园遭劫。一连串的事，把势焰熏天的荣国府弄得一败涂地。凤姐明知有些事是她弄出来的，又是忧急，又是羞惭，病势便日渐沉重。



贾琏忙得六神无主，凤姐病重，竟像不与他相干。邢夫人、王夫人心绪更不好，都无暇来看视。凤姐想到昔日的光景，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心中更加悲伤。



一天，平儿正在劝慰凤姐，一面替她捶腿，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说：『刘老老来了，来请奶奶的安。』平儿忙说：『快带她进来吧。』



刘老老带着外孙女青儿，一进房便说：『我的姑奶奶在哪里？』平儿引到床前，刘老老忙道：『请姑奶奶安。』又推青儿上前请安。



凤姐一见刘老老，不觉一阵伤心，说：『老老，你好？怎么到这时才来？』一眼看见青儿在旁，又道：『你瞧，外孙女儿也长得这么大了！』





刘老老见凤姐眼陷肌黄，骨瘦如柴，不禁叹道：『我的姑奶奶，怎么就病到这样儿？我糊涂得要死，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！』



凤姐挣扎着说：『老老，近来我们家运坏透了，赵姨娘又暴病去世了，你可知道？』刘老老诧异道：『她好好的怎么就走了？我记得环哥儿还小呢。』



平儿道：『环哥儿怕什么，他死了娘，还有老爷、太太呀。』刘老道：『姑娘，你哪里懂得？只有亲生的母亲才真正疼儿女，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！』



这句话又勾起凤姐没有儿子的隐痛，竟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。刘老老、平儿都来劝解，巧姐见母亲悲泣，便走到床前，拉着凤姐的手也哭起来了。



凤姐忍泪对巧姐说道：『你见过老老没有？你的名字还是她起的呢，就和干妈一样，快叫一声，给她请个安。』巧姐依言，给刘老老请了个安。



刘老老连忙拉住巧姐道：『阿弥陀佛！不要折杀我了！我好久不来，还认得我吗？』巧姐道：『怎么不认得，前次我向你耍蝴蝶儿，你可带来了？』



刘老老笑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是老糊涂了。你要蝴蝶儿，我们乡下多着呢，你要一车也容易。」凤姐道：「巧姐！你就让老老带你去吧。」



百十餘歲皇天可以章明先哲者  
其名雖垂而無窮

刘老老忙道：『姑娘是金枝玉叶，乡下哪里住得惯呢？』说着，自己也笑了。平儿恐刘老老话多搅烦了凤姐，便拉着她到下房喝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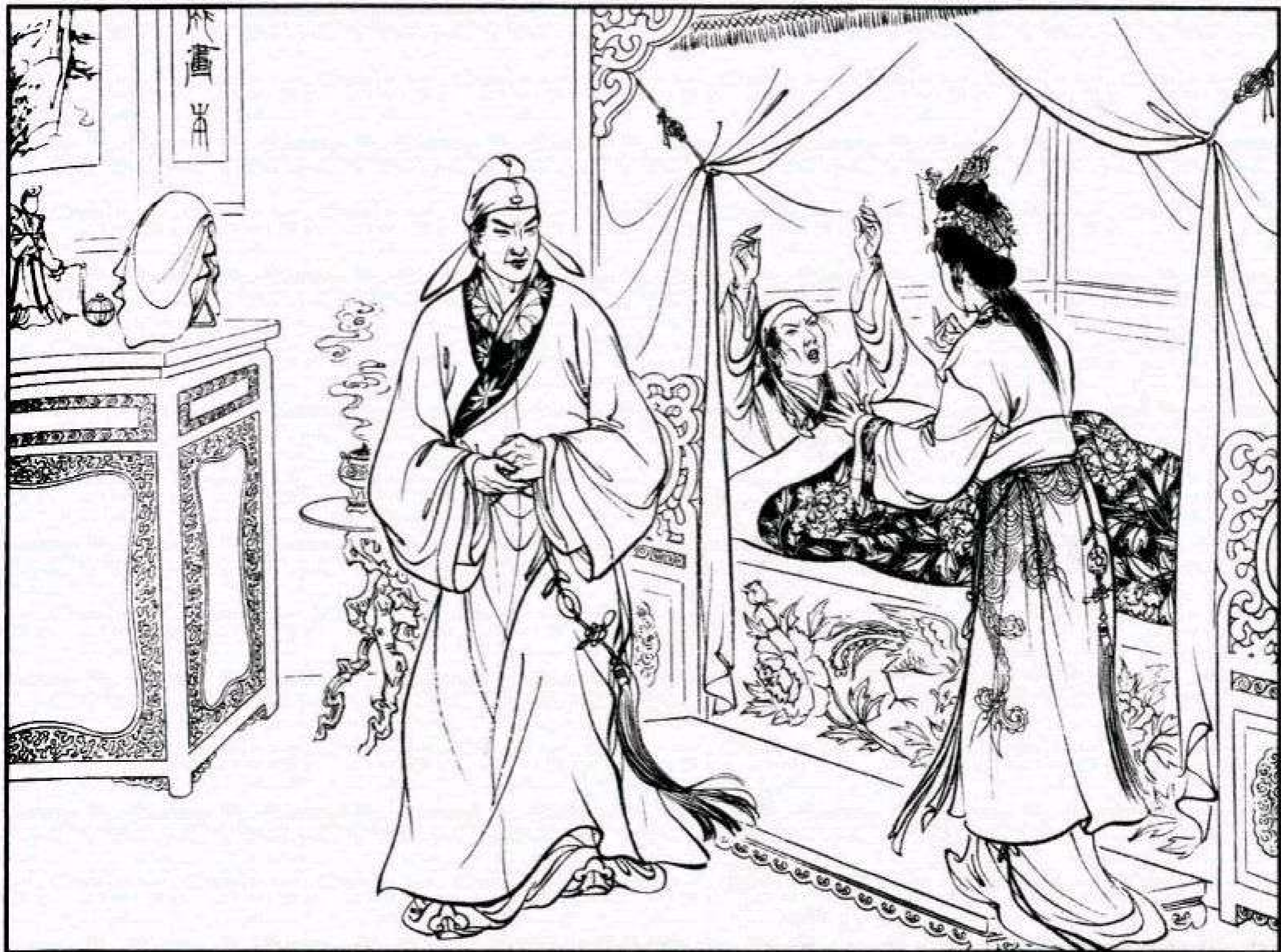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老老道：『茶倒不用喝，好姑娘，你带我到老太灵前哭几声吧。』平儿道：『你不用忙，我且问你，你瞧奶奶的病怎样？』刘老老道：『说了罪过，我瞧着不大好。』



这时贾琏回来了，平儿撒下刘老老，跟着进房。只见凤姐愈加不好，嘴里胡言乱语，两手乱抓。贾琏急得跺脚道：『若是这样下去，真要我的命了。』



平儿、巧姐见凤姐病势危急，都大哭起来。刘老老也急忙进来。等了一会，凤姐神智似清醒一些，抬眼见刘老老，巧姐站在床前，心里一酸，掉下泪来。



凤姐含泪说道：『老老，我是不中用的了！巧姐的终身，只能交给你了！』刘老老安慰道：『姑奶奶宽心吧，有些小病，哪里就想到这上去了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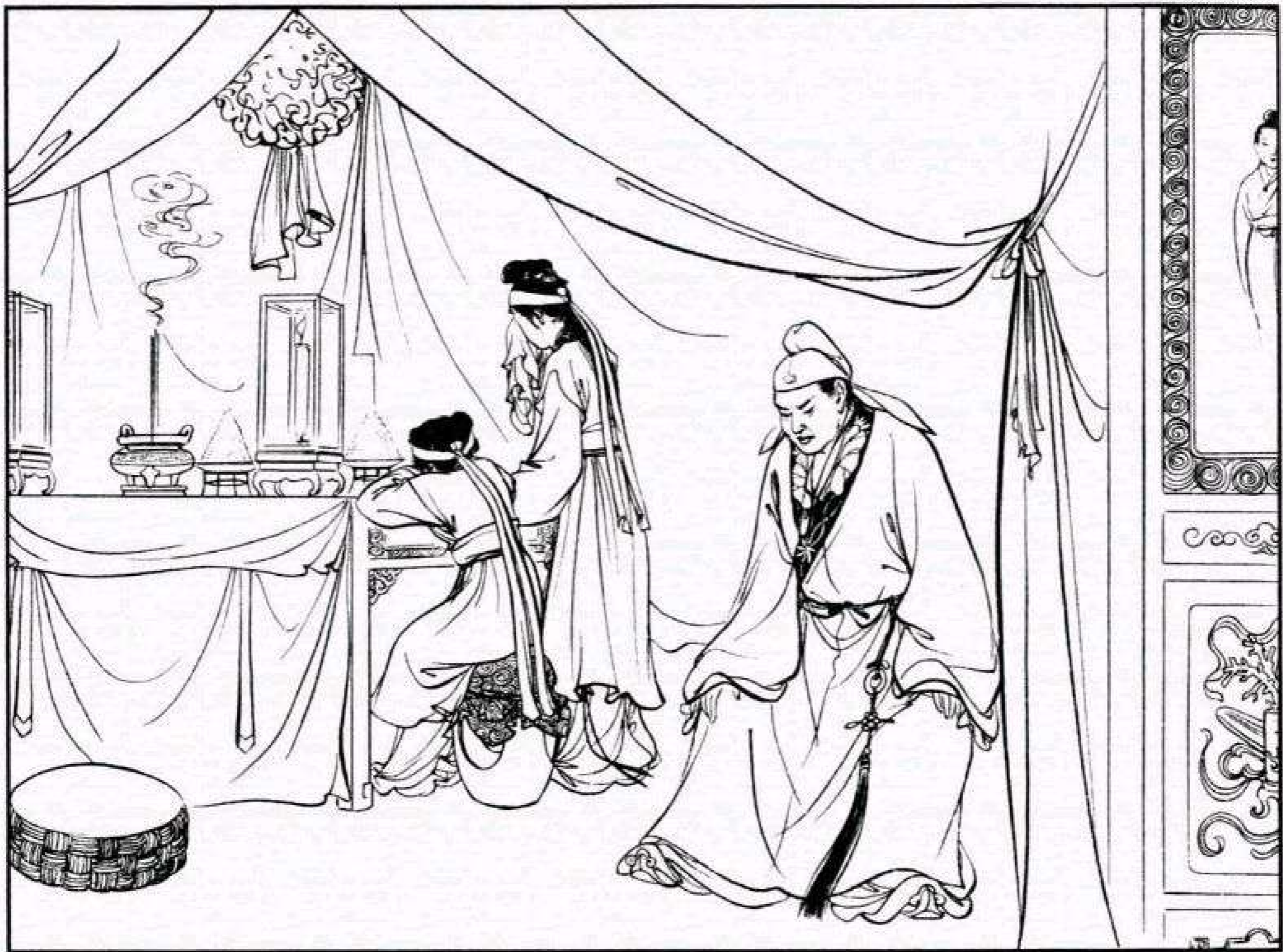
刘老老见这里乱哄哄的，不便耽搁，便向凤姐告辞说：『天色尚早，还赶得出城去。过两天姑奶奶好了，我再来请安吧。』



贾璉、平儿心烦意乱，巴不得刘老老就去，便一同送她出来。待回到房里，凤姐已两眼直视，嘴里尽说着胡话。这样闹了一夜，便断气了。



凤姐一死，贾璉急得手足无措，又见巧姐哭得死去活来，更觉伤心。但想到手头不济，办理丧事的银子还没有着落，只得含悲忍泪出去张罗。



贾琏忙着筹措银子，常在外奔走，总觉屋里人手不够。想来想去，只好打发人去请了他大舅子王仁过来帮忙。





那凤姐的哥哥王仁，平日招摇撞骗，无所不为，没  
 有钱使，便向凤姐借。今日见贾琏办他妹子的丧事十  
 分将就，心里不舒服，就跟贾琏怄气。



天定姻缘，公婿可恨，凤姐手栽  
 膝前，恨美工，无见，清静，个情  
 感，不中，信

贾琏知道王仁品性不好，也不理他。王仁更对巧姐说：『外甥女儿！如今你娘死了，诸事要听舅舅的。你父亲把丧事办得这般草率，你说应该吗？』



## 接引西方



巧姐道：『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，只是现今手头没  
有钱，所以诸事简省些。』王仁道：『你娘的私蓄还  
少吗？』巧姐道：『去年统统抄去了，哪里还有钱？  
我妈也一半是为这死的。』

王仁有些生气，便道：『哦！你不过是想留着做嫁妆罢了！』巧姐又气又臊，赌气跑开了。从此，巧姐便有些瞧不起舅舅，王仁也嫌着这位外甥女儿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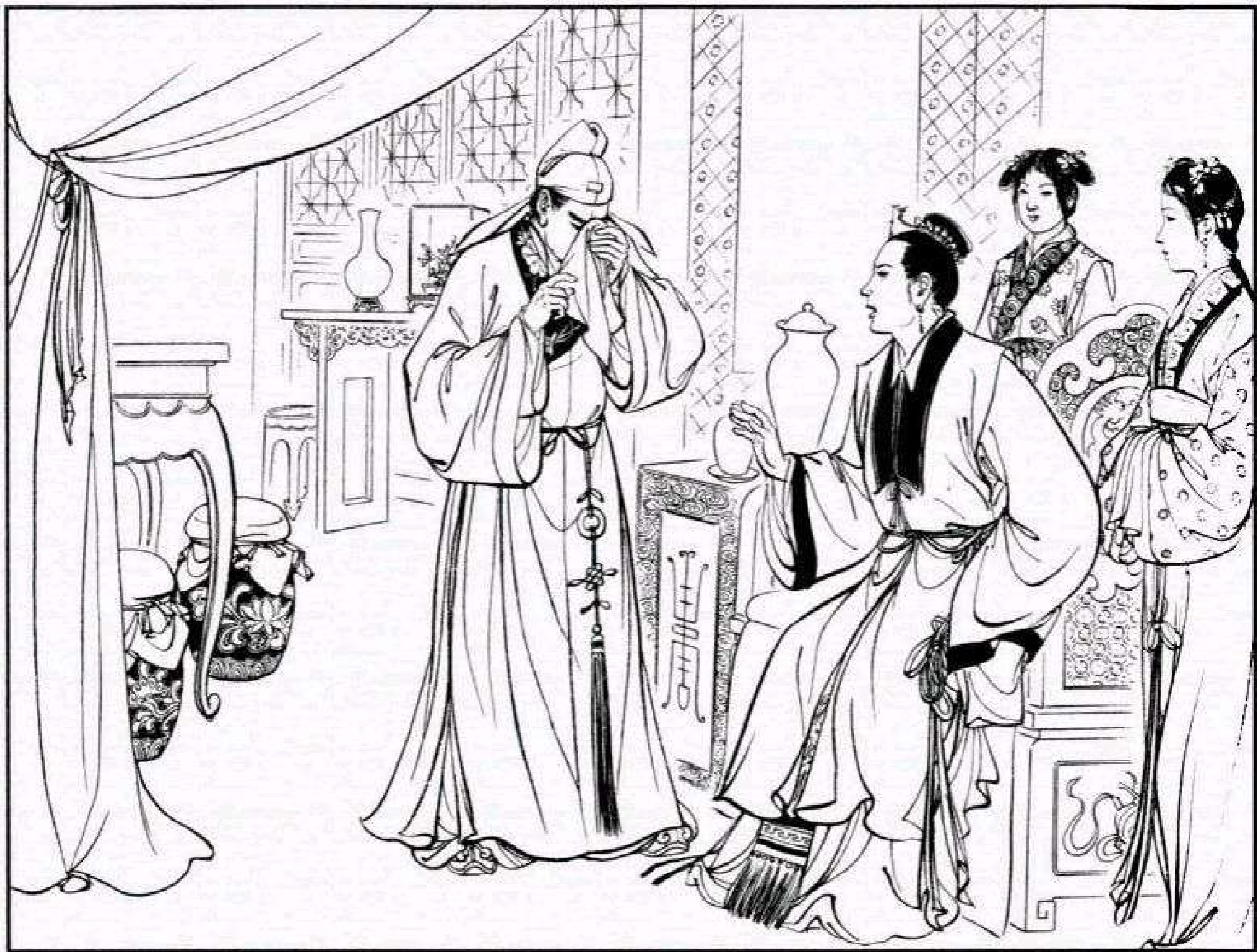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的柩停了十余天后，送了殡。贾璉连日忙得心神俱疲，正想歇一下，谁料他的父亲在外病重，差人来叫贾璉立即赶去，还说迟了恐怕不能见面。



贾璉忙去禀明邢夫人，一面打点行李。临走，又来辞别王夫人，回道：『侄儿这一去，恐怕要隔一时，家里的事已托了蔷儿、芸儿，倒还可以放心。』



贾璉又道：『只是巧姐没人照应。姐儿心里是明白的，就是性格比她娘还强些，求太太时常管教管教她。』说着，眼圈儿一红，连忙摸出绢子来擦眼泪。



王夫人道：『放着她亲祖母在，托我做什么？』贾琏轻轻地说道：『我母亲平日行事，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总之，求太太看在她娘的面上就是了。』





王夫人眼圈也红了，说：『只是有一件，巧姐也大了，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，是等你回来，还是你母亲作主？』贾琏说：『自然是太太们作主，不必等我。』



贾琏回到屋里，又叮嘱了平儿、巧姐好些话。恰巧，王仁来了，贾琏虽然嫌他，到底是自己的亲舅爷，少不得嘱托一番，这才启程去了。



贾璉一走，贾蔷、贾芸便借着办事方便为名，回明邢、王二夫人，让他们两个搬进荣国府来住。那王仁自命是贾璉临行托他照看家务的，也搬了进来。



这几个人凑在一起，趁着长辈都不在家，邢、王二夫人又在里头，便都像脱缰之马，呼朋引类，喝酒赌钱，把个贾府闹得翻了过来。



贾环因为他父亲在外，赵姨娘已死，王夫人又不加管束，便也加入贾芸、贾蔷一路。这一来闹得愈加不像样了，居然设局聚赌，还把产业偷典偷卖。



一天，贾芸、贾蔷和王仁一时高兴，叫了几个妓女来，在书房里唱曲喝酒。喝了半天，都已有有些醉意，王仁便说他妹子生前待他如何刻薄，如何看不起他。



贾环听了，趁着酒兴，也大骂凤姐欺凌他母子。众人都道：『做人要厚道些，她这样厉害，到头还是绝子绝孙，落得儿子都没有。如今剩下一个姐儿，只怕也要现世报呢！』



贾芸想到凤姐生前不肯派他好差事，又想起巧姐见他老是不理睬，便也信口乱骂。还是贾蔷拦着，说：『喝酒吧！人都死了，还说人家做什么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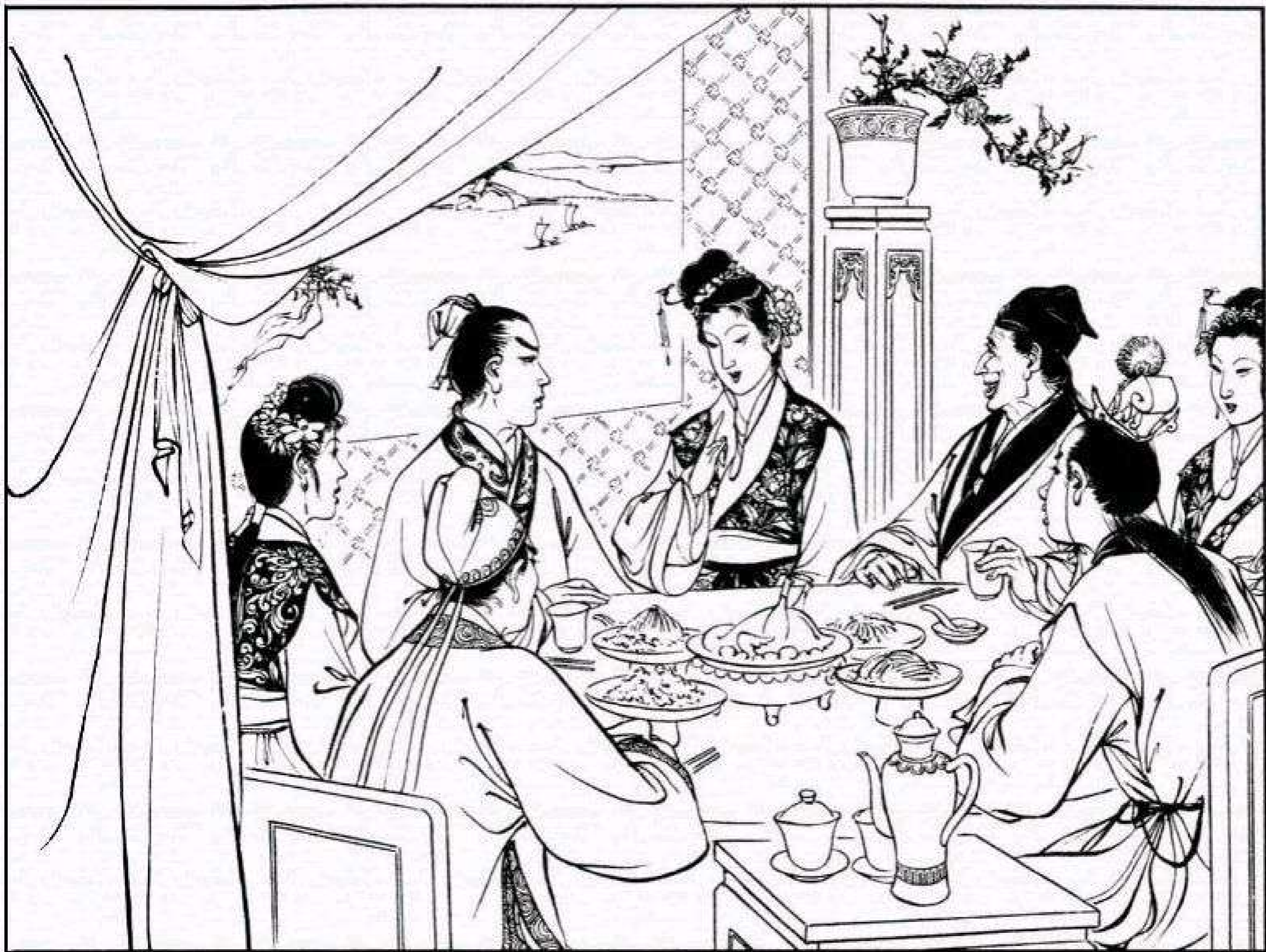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内中一个妓女乘机问道：『这位巧姐姐姑娘多大年纪了？长得怎样？』贾蔷道：『模样儿是好得很，年纪也有十四岁了。』这妓女听了连称『可惜』。



妓女道：『她生在府上这样人家，自然办不到。若生在小户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可以做官，还可发大财呢！』众人越发听不懂，要她说个清楚。



那妓女便说道：『现今有个外藩王爷，要买一个偏房。若是合意，父母兄弟都有官做，身价银子不必说了，可不是好事情吗？』众人听说，只是笑笑，贾环却心里动了一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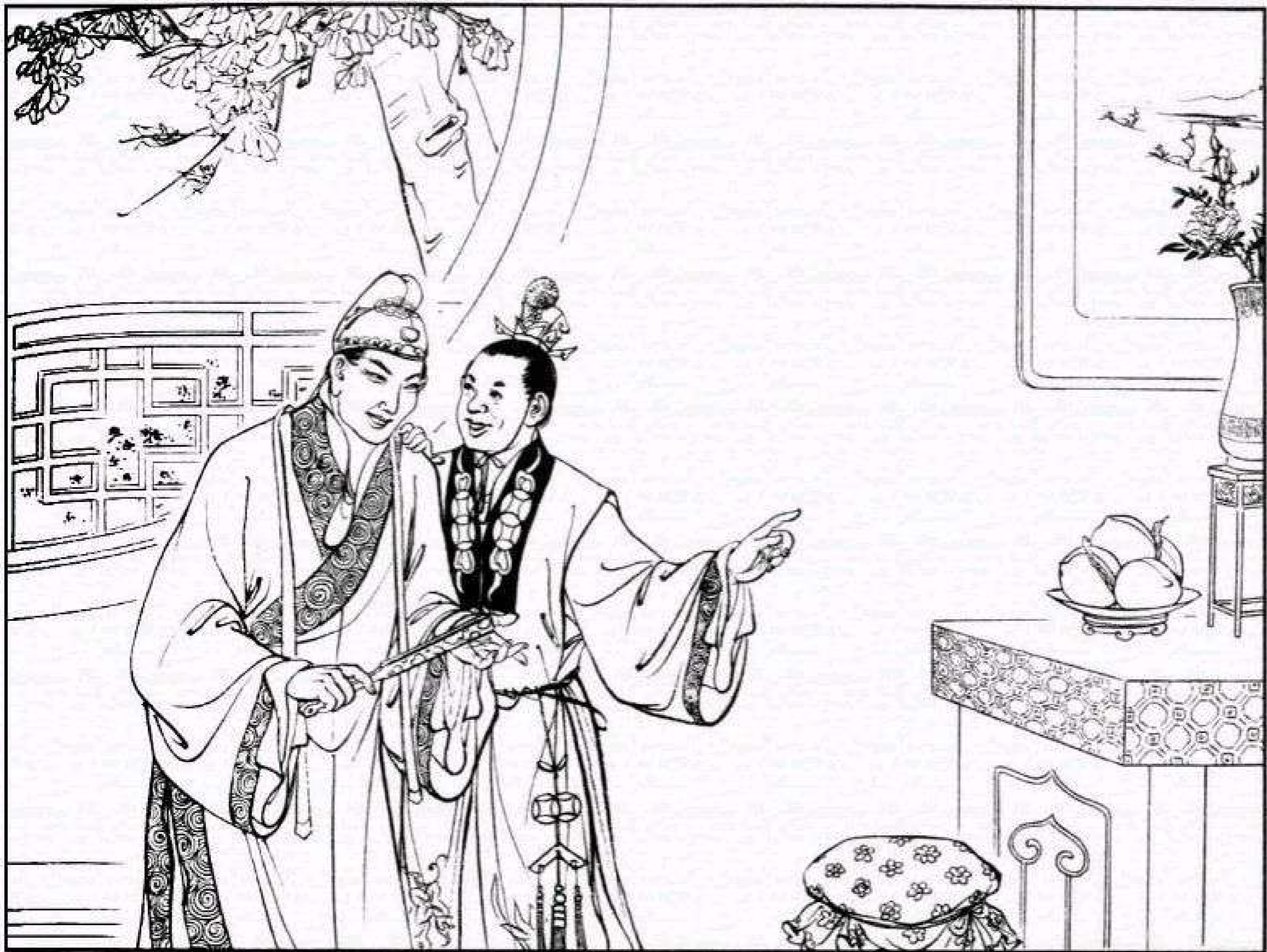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天，贾芸因赌输了好些银钱，无可抵偿，来跟贾环借。贾环早把赵姨娘一些积蓄花光了，还欠了好多的债，哪里有银子借给别人？



贾环想起凤姐生前待他太刻薄，趁着贾琏不在家，存心要摆布巧姐出气，便故意埋怨贾芸道：『你放着发财的机会不干，倒和我没钱的人商量！』



贾芸诧异道：『三叔，你这话说得倒好笑，我哪来发财的事？』贾环道：『不是有人说一位王爷要买个偏房吗？你们何不和王大舅商量，把巧姐说给他？』



贾环在贾芸耳边说了好些话，贾芸连连点头。正说得投机，恰巧王仁走来，问道：『你们两个在讲些什么，瞒着我么？』贾芸便把贾环的话对王仁说了。



王仁拍手道：『这倒是一个好主意，又有银子可以到手，只怕你们不敢。若是你们敢，我是亲舅舅，做得主的；只要环老二在太太跟前说好就是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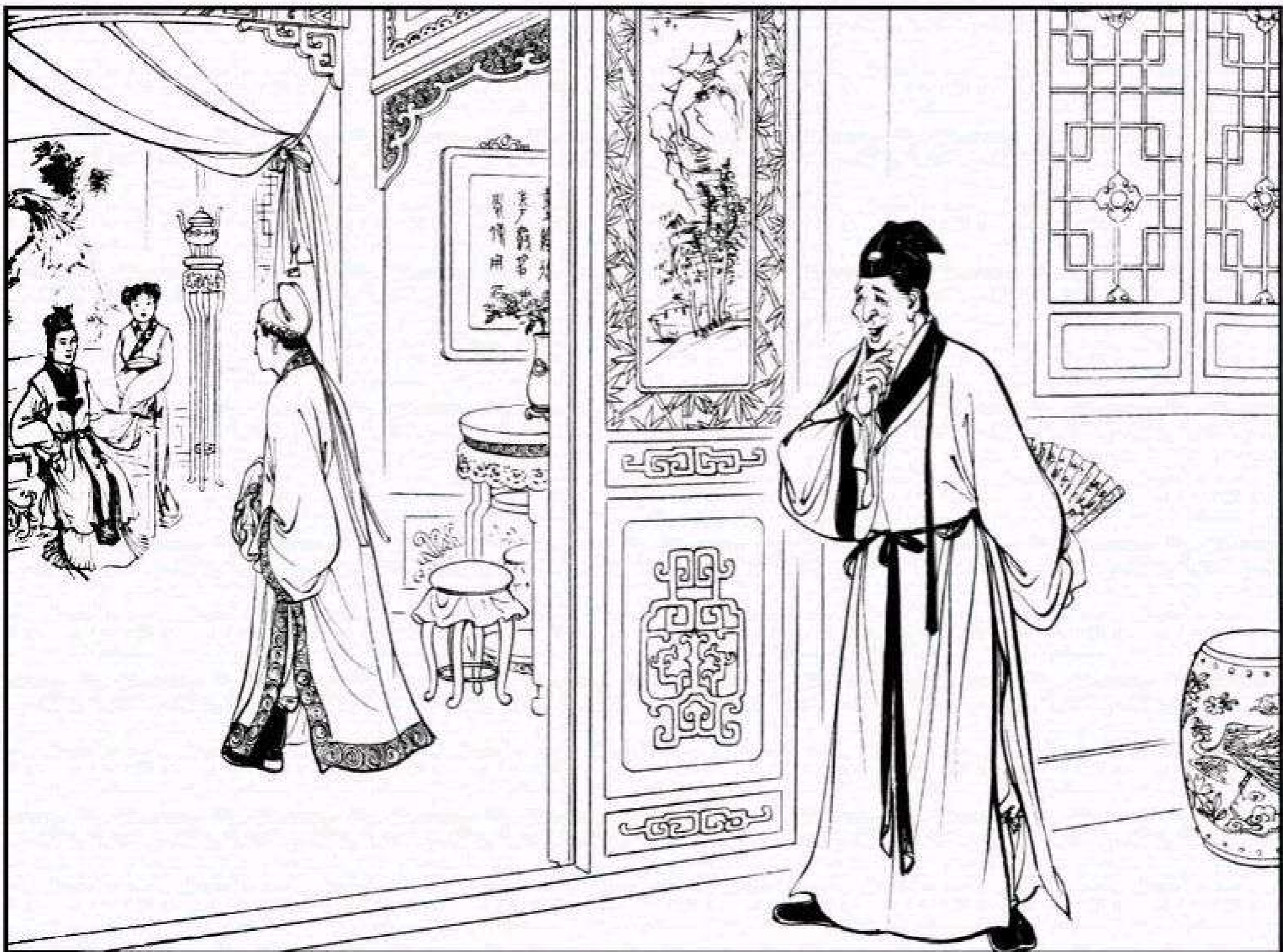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商议定了，贾芸便去回邢、王二夫人，不说是偏房，只说是藩王要选妃子。王夫人不大相信。邢夫人听得王仁也知道，被一番假话哄得心动，便叫贾芸、王仁随即去说。



王仁即刻找人去说了。那藩王不知底细，要打发人来先看人品。贾芸怕事情戳穿，忙去回邢、王夫人，只说王府要来相亲，叫里头准备着。



下一天，果然来了几个艳妆丽服的女人。邢夫人接了进去，叙了些闲话。一会儿，邢夫人便令丫头去叫巧姐，说是亲戚来了，要巧姐见见她们。



巧姐不知道内幕，便跟了奶妈过来，平儿不放心，也跟了来。只见几个官人打扮的女子，见了巧姐，只管浑身上下打量着。



那几个女子略坐一坐就走了。巧姐回到房中，心里纳闷，细想没有这门亲戚，便问平儿。平儿看到刚才的情形，也有些疑心，料着是来相亲的。



平儿虽不与巧姐说明，心里却在暗忖：二爷不在家，大太太是做得主的，只不知对方是哪一家？瞧那几个人的来头，像是外头路数，且打听明白再说。



平儿仔细一打听，都给她打听出来了，当下吓得没了主意，急忙去告诉王夫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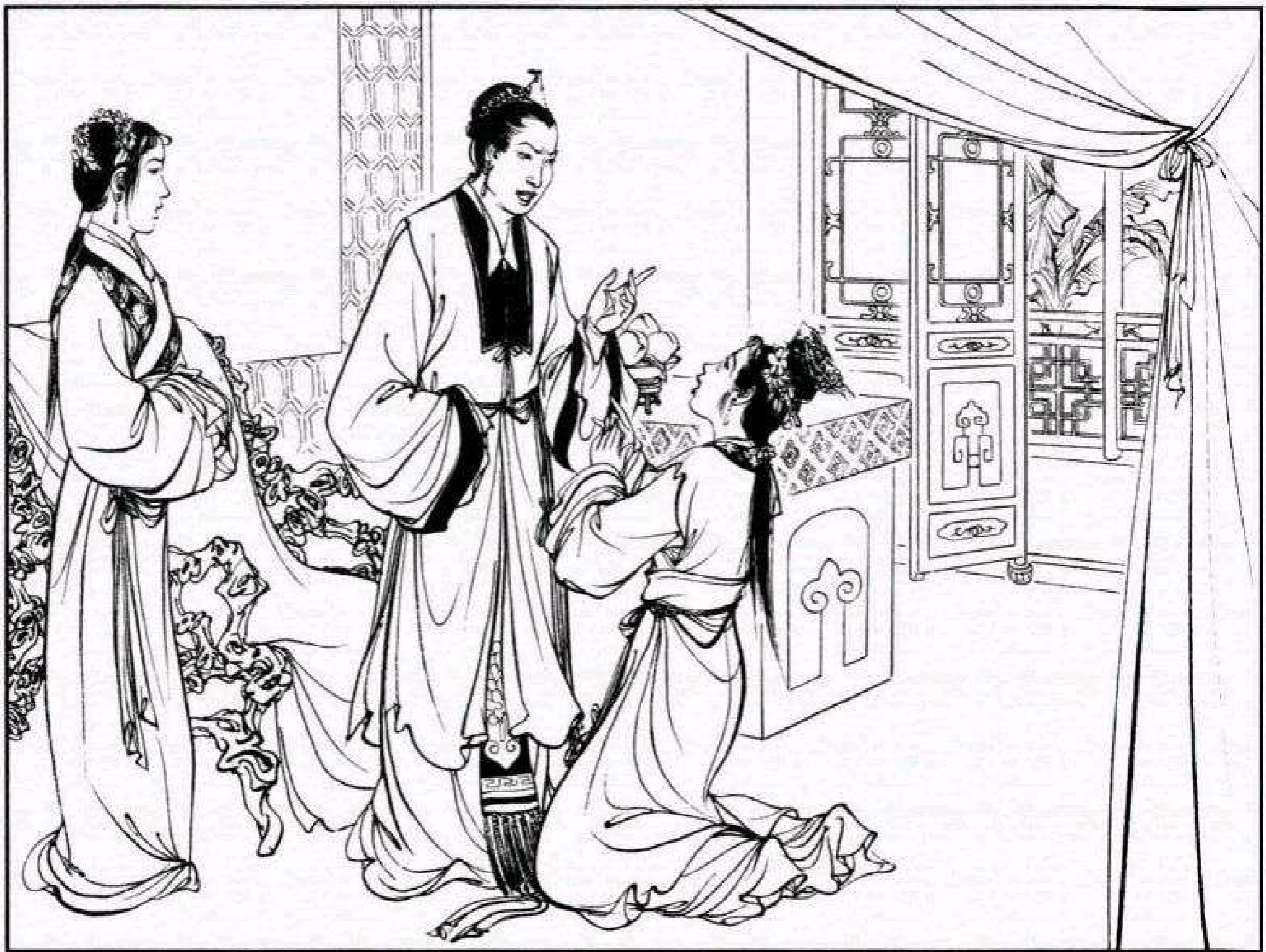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夫人也是着急，马上去找邢夫人，说这事做不得。那邢夫人心地狭窄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说是琏儿不在家，她可以做主；倘有什么不好，决不怪怨别人。





王夫人把那夫人的话告诉了平儿，平儿呆了半天，跪求道：『巧姐终身仗着太太，若信了人家的话，不但姑娘一辈子受苦，便是二爷回来怎么说呢？』



王夫人道：「你是个明白人，巧姐到底是大太太的孙女儿，她要作主，我能够拦她吗？」王夫人想着烦恼，一阵心痛，叫丫头扶着躺下，平儿只得退出来。



平儿回到房里，邢夫人那边一个丫头赶来告诉她道：『姐姐，这儿姑娘快要大喜了。刚才环三爷在太太那里，说八字已经送去，三天就要来娶的。』



平儿这一急非同小可，不便再瞒，忙一长二短细细地告诉了巧姐。巧姐顿时大哭起来，说道：「这件事定要等父亲回来作主，太太的话不能听。」



平儿见巧姐哭作一团，劝道：『姑娘，哭是不中用的。』正要说下去，只见邢夫人打发人来吩咐说：『姑娘大喜了，快将姑娘用的东西料理出来，后天就要过去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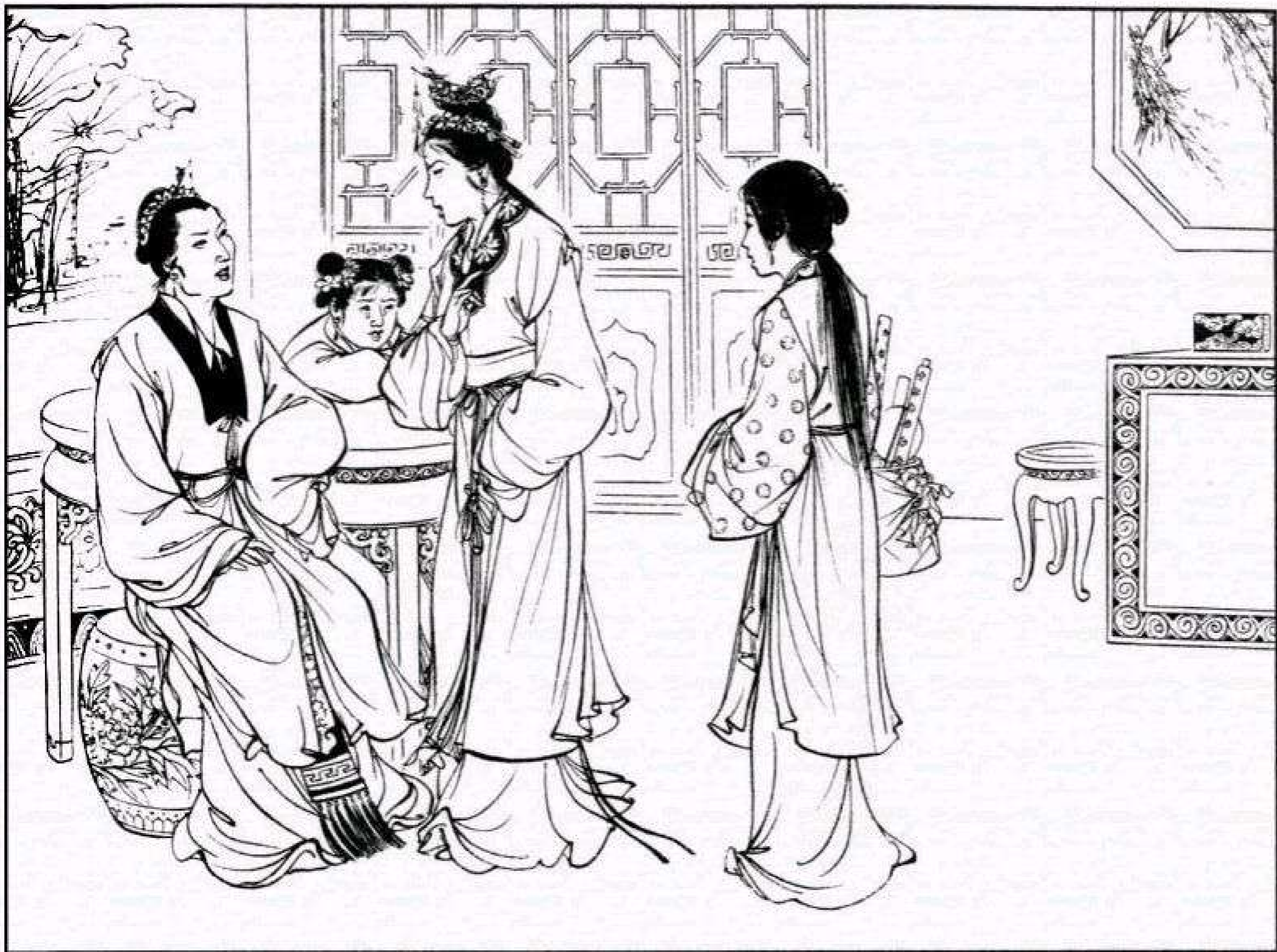
平儿一时没了主意，便去请王夫人来商量。王夫人过来，巧姐一把抱住，哭倒在她怀里。王夫人也流涕道：『姐儿不用急，我即刻差人告诉你父亲就是。』



平儿道：『太太，事情急成这样子，还等得二爷来吗？』王夫人道：『太太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？看来是扭不过的。』正说着，丫头来回，刘老老又来了。



王夫人皱眉说：『咱家遭了这样事，哪有工夫接待外人？不拘怎样回了她去吧。』平儿道：『太太该叫她进来，她是姐儿的干妈，也得告诉告诉她。』





王夫人不作声，平儿便去带了刘老老进来。刘老老见众人眼圈儿通红，也摸不着头脑。迟了一会，平儿忍不住了，便把巧姐的事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她。



刘老老也怔住了，呆了一会，忽然笑道：『哦！这有什么难的！』平儿赶忙问她有什么想法儿，刘老老道：『依我说，一走就完事了。』



平儿道：『这可混说了！走到哪里去？』刘老老说：『只怕你们不肯，要是肯，就到我村上去。我把姑娘藏起来，一面给琏二爷送信，可不好吗？』



王夫人唯恐办得不妥当。平儿着急道：『只好这样！太太就装不知道，让我们去了，回头倒问太太去要人。』巧姐也哭着相求。王夫人叹了一口气，到底依了。



于是，王夫人回去找邢夫人说闲话，把邢夫人先绊住。平儿这里差人雇了车来，只说送刘老回去，将巧姐扮成青儿，平儿先躲在车上，趁着天黑，从后门出去。



这天，恰巧贾环、贾芸、王仁几个正准备着到藩王府去立文书、兑银子，满以为大功告成，便好尽情玩乐一下。



不想下一天，里头一叠声传唤贾环、贾芸。两个人进去，只见王夫人怒容满面，说：『你们干的好事！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儿，快快给我找还她们来！』



贾环吓得目瞪口呆。贾芸跪下说道：『这事原是大太太愿意的，又由王舅爷作主，孙儿怎么敢逼死妹妹呢？』这时邢夫人也在旁，却是一句话儿说不得了。





王夫人把贾芸、贾环痛骂了一顿，回房歇息去了。那邢夫人、贾环、贾芸三个互相埋怨，都说：『想来人是不大会死的，必是平儿带了她躲起来了。』



贾环、贾芸出来，正要设法去寻巧姐，只见王仁气吁吁地跑来，见面便说：『不得了！不得了！不得了！藩王已经知道我们干的把戏，说要拿人究办呢！』



贾环等正在急得搓手跺脚，彷徨无计，偏是王夫人那边又打发人来催促：『叫爷们快把巧姐、平儿交出来！』这几个人走投无路，索性躲到外边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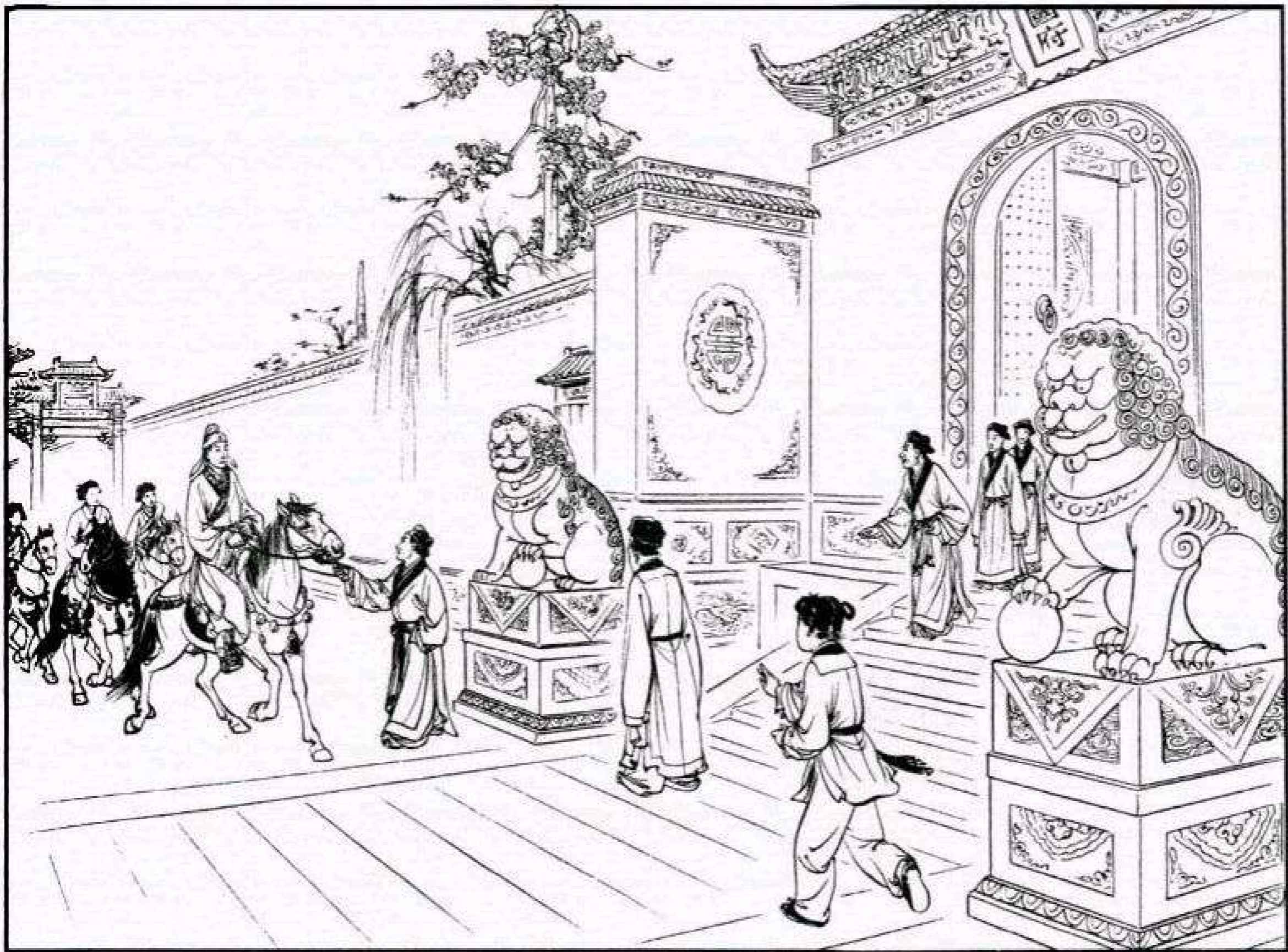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那刘老带着巧姐、平儿出城，到了庄上，忙打扫上房，让她两个住下。一面立刻打发人送信给贾琏，告诉他事情经过，叫他赶快回来。



巧姐住在乡间，有青儿和她作伴，两个年龄相仿，不久便熟得像姐妹一般。过了几天，刘老老因贾琏那边尚无回音，便叫外孙板儿进城打听消息。



板儿进城，正走到荣国府，忽见好几匹马到来，在府门前停下。仔细一瞧，正是贾琏回来了。板儿忙上前请安，并把来意说了。



贾璉很是高兴，对板儿说：『你回去告诉老老，大老爷身体已经好了。巧姐的事多承照应，就叫巧姐、平儿回来吧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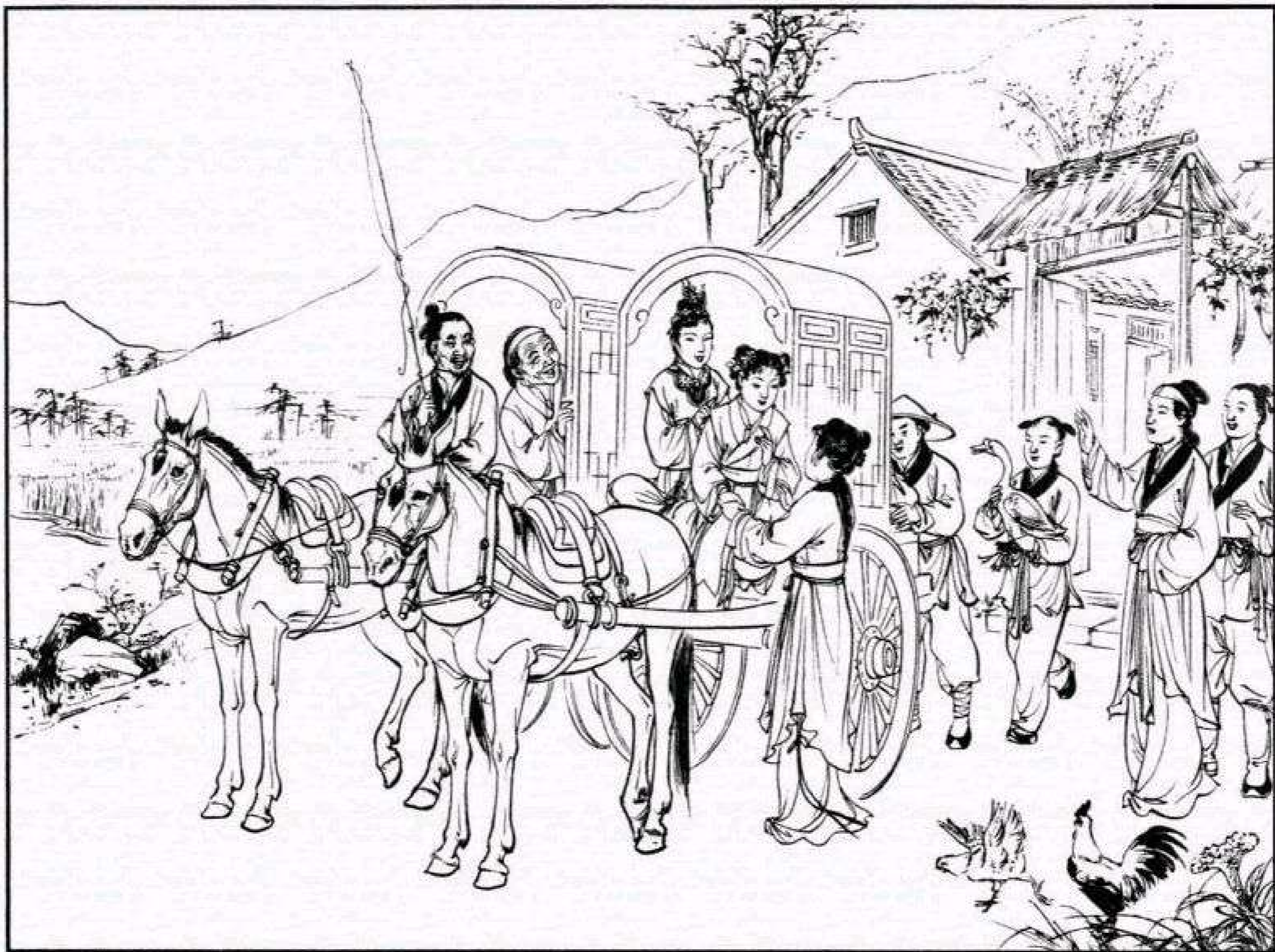


板儿赶回去告诉他外祖母，刘老老喜得眉开眼笑，去给巧姐道喜。平儿笑道：『亏了老老相救，不然，姑娘不知给他们骗到哪里去了呢。』





刘老老叫人赶了两辆车。巧姐、平儿在这里住惯了，更有青儿一向和巧姐要好，反是依依不舍，不忍相别。刘老老催了几次，这才启行。



贾琏听见门上回：『刘老老送巧姐来了。』满心欢喜，三脚两步赶到门口来接。大家相见以后，也来不及细说，贾琏便带着刘老老去见王夫人。



贾琏连连向刘老老作揖，感谢她救护巧姐之恩。巧姐、平儿谈到外逃的情形，不觉都流下泪来。王夫人、贾琏又留刘老老住了几天，这才送她回去。



## 刘老老救巧姐

红楼梦之十七

---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张令涛 胡若佛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---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